

我特别喜欢冬天,喜欢“围坐红泥小火炉,煮酒谈今夕”的温馨,也喜欢“人坐三更雪,天飘一夜风”的浪漫。整个冬天我又特别喜欢冬至日,这应该缘于年少时全家小团圆的快乐。这一天,外公必定挑着鲜鱼从海上回来,外婆早早就开始絮叨:“冬至进补,来年打虎。”全家人不缺席,还有节令美食加持,怎不欢喜!

印象最深的是冬至圆。冬至吃冬至圆,是一种传统的节气食补风俗。

六岁那年冬至,母亲对我说,吃了冬至圆你就长一岁了,明年可以上小学一年级。就是这年冬至,我开始担任外婆厨房助手。

外婆在冬至前就用浸泡好的糯米和粳米,在石磨上磨粉。我的任务是专注地把米舀到石磨的磨眼上,适时加点水,米和水流入磨腔,流质米粉在磨盘转动下从凹槽里流出来,汇入深棕色的粗布袋子。外婆手拉磨柄,有时把碾绳套在肩上,用力拉推碾架子,转动磨盘。磨好后系紧袋子口,在糯米粉和粳米粉的两个袋子上,各压上一块大石头。

冬至早晨吃的冬至圆是用纯糯米粉做的,将桂圆核大小或鱼目珠般细小的冬至圆,倒入沸水中煮至粒粒漂浮在水面上,舀在碗里,加入白糖,桂花,入口香甜细腻。有时在汤里加冰糖,冰糖由甘蔗汁浓缩而成,没有经过精细加工,外婆说有补血功能。这仅仅是冬至日吃冬至圆的开始。

剩下的糯米粉团还暖在另一口锅里,外婆收拾停当,就开始用它们捏一些小动物,一般捏的都是家里人的生肖,如牛、羊、兔、马,很逼真,再捏几个元宝,留作中午祭祖用。

外祖母一边捏粉团一边教我念童谣“咱厝人,冬至时,碾米绞晒搓丸丸。搓糖糰,呀稀奇,捏猪捏狗捏金鱼……敬祖先,望新年,保庇平安趁(赚)大钱……”平安和兴旺是平民百姓对生活的盼望和祈求,以后读到彪炳千古的哲理名言无数,总没有民间俚语记得牢。

家乡冬至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形状和味道。有咸有甜,有尖嘴圆,还有带肚脐眼的扁圆。家乡以前有种饼叫肚脐饼,扁扁圆中间有点凹陷,外婆就称小一号的冬至馅圆为肚脐圆。吃罢早饭,父亲把一大箩筐的菜买回家,帮着清洗切切,外婆配粉,糯米粉和粳米粉按比例搭配,加温水揉成粉团,好粉团靠的是经验和手感。

我的家乡有名闻遐迩的文旦,它们以前生长在楚门清港一带,也就是玉环的港北。在港南有一种与文旦很相像的香泡,香泡树比文旦树高,果实较方圆,但它们的叶子几乎没有差别,都有一股特别的清香。在做冬至圆前一天,我们小孩举一支竹竿,或是扁担,左右打几下,香泡叶唰地扑向大地。把它们收到竹篮里,倒入木桶浸泡去尘,叶子双面用软刷洗净备用,浓绿的香泡叶似冬天的春色,每一片叶子都将托起一份冬

冬至圆的温暖

的温暖。把鳗蜆去骨切丁,这是海边人家冬至圆特有的料理,肉丁、盘菜丁、冬笋丁、香菇丁、茭白丁、豆腐干丁、芹菜、葱、虾米等,依次倒入大锅,炒至七分熟,在关键时点把香气锁住,锁进我们用双手捏出来的一个个生坯窟窿里,似乎把一年的祈盼、收获和美好都填进去,裹起来,用右手的虎口转出一个个尖尖收口,让它们横卧在香泡叶上。

甜味冬至圆是用花生碎或芝麻拌红糖,加点猪油作馅料。花生米是自家炒的,用锅铲翻炒,炒至花生米红色薄膜微微裂开,锅里发出啪啪的爆裂声,就可以盛出来。我们小孩最喜欢帮花生脱衣,把冰冷的小指头穿进热乎乎的花生间,不停地搓捻,待露出泛黄的花生仁,深吸一口气,鼓起腮帮子,“呼”地一吹起来,花生衣顿时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几次来回搓捻,几次吹气,碗里的花生真如“红帐子里睡着的小胖子”。把它们倒在砧板上,用擀面棍在上面反复碾压成花生碎,也有用刀剁碎,如果量大的话就在石臼上杵,这样就可以拌料了,我最喜欢吃花生馅冬至圆,所以印象深刻。

甜圆子入甜馅后不收尖口,只在收口处按压一下,成为圆饼状,把收口那面朝向香泡叶,而叶面上的甜圆坯光滑饱满,十分美观。在大人的示范下,我们总是十分积极地掏出一支火柴,用火柴杆的末端在圆包的中心戳一个小孔。那时觉得这是做冬至圆的一个小游戏,像是给甜圆儿穿出个肚脐眼,长大了才知道生活无处不科学,这个小小的孔可避免馅料因高温产生过大的气压,可能导致的圆皮爆破——原来还是物理学上的降压器孔。民间智慧,山高水长。

冬至圆是码在竹片编的井字形箬炊(闽南语)里蒸,蒸好了,甜圆一碗,咸圆一碟,连同各种不带馅的动物、元宝,铺开祭祖,我们也开始“补冬”。冬至这一天一般都很难,乡野宁静,树木骨感。全家围拢制作冬至圆,却是热气腾腾,熙熙融融。

第二天,我家二层楼房圆木横梁上钉着的铁钉钩上便挂了几个石浦篮子,篮子里装的就是冬至圆。石浦篮是外公背上捕鱼船泊在石浦时买的,浅褐色粗篾,纹理光滑,篮身饱满呈鼓状,可以放好多冬至圆。外婆隔三差五蒸几个给我们吃,说是“少吃多滋味”。其实是想省着吃,吃到小年夜。篮子挂得那么高,空气流通,食物可以保存久一些,大抵也可防止我们孩子随手吃。

在冬至即将到来的周末,寒风瑟瑟,我正用书隔出一间温暖的心房,与心灵交流,与时空沟通。门铃响起,父母快递来的冬至圆到了。它们卧在泡沫箱一层层塑料模子里,个个都沁出一层霜。我用箬叶和玉米苞叶垫上,把它们码在蒸笼里,打开煤气灶,团团热气腾腾。



噩耗袭来,恩师萧善芎先生,于12月4日中午遽归道山!我深感意外,却又是意料之中……毕竟她已是九九高龄老人了,已和一身的伤病搏斗了几十年了。如今,萧老终于告别了病痛,远逝天堂。

夜月当空,我想起了历历往事。

我和萧老虽然是一辈子的同事,但在“文革”之前,我和她并不熟悉。萧老长我十七岁,是我们上海师院附中教师中的前辈,加之,她在初中部,我在高中部,初、高中两个校区不在一处,所以,我们之间难免生疏。是那不堪回首的岁月让我初识了萧老。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教职工大会上,听到她痛诉“文革”期间受到的折磨和摧残,我惊愕万分:“她是怎样死里逃生顽强地活下来的呀?”

在封窗关押的“囚室”里,她吟诵着经典古诗词,吟咏之声透过窗户传到屋外,看押人员惊叫道:“萧善芎疯了,不知道叽里咕噜唱些什么!”

那非人道的岁月,留给她精神上的创伤,终难将息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她倾诉:“一晚上锥心的病痛啊,让我合不上眼,睡不着觉。只有到了白天,看到亲朋好友的微信,接到他们的来电,或者是阅读诗

文,吟诵经典,才会让我分散了注意力……”

萧老常对我说:“阿彭啊,我们是忘年之交,我对你可以说是知无不言。我们是老同事,更是真正的朋友呀。”其实,更确切地说,萧老

吾谁与归?

——悼念恩师萧善芎先生

彭世强

首先是我的恩师,然后才是我的老同事、老朋友。

四十多年前,她把我领进了吟诵大门。第一次听她吟唱《诗经·伐檀》《诗经·硕鼠》,她那动听悦耳的吟咏,极大地吸引了我,年过知命的萧老,声线依然是那样的清晰悦耳。从此,也让我终身享受到了吟诵的乐趣!

如今,我在吟咏之海畅游了几十个春秋,接过了萧老给予的吟诵接力棒,把传统的读书方法——吟诵,传授给了不计其数的年轻人。既然是游泳,难免呛水,也会遇上一点风浪,可是,萧老总是给我鼓励,给我动力。

因为我们没有专攻唐调,便有人议论纷纷。萧老极力庇护我说:

“彭老师,既学唐调,也学其他吟诵调。我觉得没什么不好。我支持他!”

吟诵界有人不能认同我的“诵读、吟唱”方法,萧老却绝对支持我,甚至认为“你的古诗词朗诵,很见功力,应该坚持下去”。

也有权威、专家,完全否定我的原创吟诵曲调,萧老却热情地肯定我说:“你的吟诵曲调,大部分是可以的,你博采众长,学习各种吟诵曲调,无可厚非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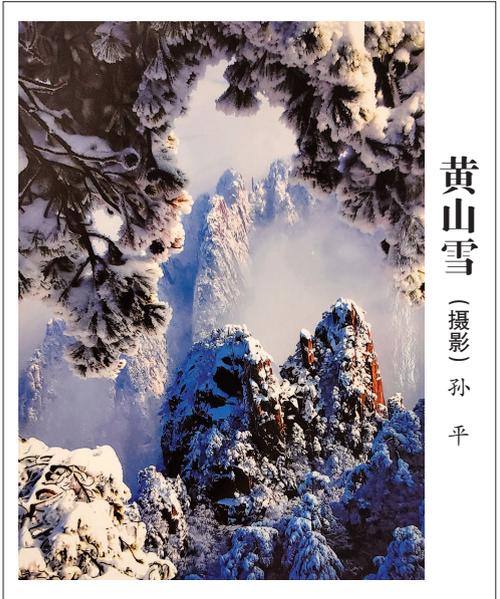
甚至对我近年来方言诵读、吟唱的探索,萧老也充分肯定:“你应该继续下去!”

我的吟诵之途,难免坎坷,在我苦闷时,唯一能跟我深入交流的就是萧老。当我获得了一些吟诵成果

时,第一个分享者,也是萧老。我的一篇篇文章、一首首录音、一个个吟诵视频,一旦发到了萧老手里,就会立即得到她一段又一段的录音

回馈:有热情的点赞,也有坦率的异议。作为晚辈,我能够得到萧老坦诚的指点,获益匪浅!

如今萧老已乘风归去,我且泣笔送别:“溘然驾鹤携吟咏,含笑乘风赴九天!”然而,仰望星空,我不禁一遍遍地潸然长啸:“微斯人,吾谁与归?”



黄山雪 (摄影) 孙平

即便夹杂点小心眼也蒙不了人。人在大解时开始有了想法,学会了控制,有意无意掩饰自己的内心,变得难对付了。

人们的心境一般都会上传到脸上。蝴蝶或蚊子飞临时,你的尊严必定大不一样;取到了票根还排在长队里的人,肯定会出现两种神态;刚被人夸,面如桃花,刚挨过揍,脸肯定是扭曲的。

相由心生,心善则相善,心恶则相恶。僧人低眉诵经时特别安详,刽子手举刀时面目异常狰狞,这也是最容易模仿的演技。

相有时候不一定心生,而是被动生成或是已成习惯。比如求人,不得不在皇上面前一奴颜相,因为他知道自己卑微,奉旨行事时就不一样了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神态,是狐假借了虎的威。

读心术,主要通过“察言观色”来揣摩对方心理。《沙家浜》智斗这场戏里阿庆嫂和刁德一一句来

进嘴里,那个清甜,只有自知了。深秋,几棵20年树龄的高大香樟树上,纷纷结出一串串黑珍珠般的籽粒,风起溢香,小院的空间流动着香樟的清香,令人格外神清气爽。此时落下细密的秋雨,我谓之香樟雨,从桂花树转悠到香樟树,继续仰面沐香雨,意念沉静,涤肺吐纳,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悦事!

水乡的冬雨依然滋润着院内几十棵常绿乔木,根本感受不到北方寒冬万木肃杀的景象,唯独湿冷的雨丝落在光秃的枝干上,发出单调而寂寥的“滴答”声,才意识到冬雨的寒意,下意识裹紧羽绒服。转而暗忖:冬天来了,春天也就不远啦……

趁放晴时,我得赶紧修枝剪叶,让小院的花木以新的身姿,去迎接来年的四季之雨。

看脸

詹超音



十年小院,听雨十载,虽都属江南水乡湖荡之雨,然,随季节之变换,其雨韵既有异,亦有别。初悟:听雨既养生,也养生。

早春二月,霜落梅花,也算干雨。太阳出来,便成了晶莹雨露,给冻了一季的小院带来了新年第一波暖意;接踵而至的春意当数柳丝雨了,漫天缥缈,春烟弥漫,除了常绿乔木,总是河岸边那棵老柳树抢先爆出鹅黄嫩芽,雨拂虬枝,千丝柔飘,春雨随着柳丝滴落河面,与“小穿条”的嘎嘎声共同荡漾起春的涟漪,真是舒心悦耳,足可疗愈一冬的拘束;春四月的樱花雨、桃花雨总是争先恐后,常常弄不清到底谁先来后到。仰头赏樱,春雨拂面,虽还寒凉,心却激爽。俯瞰桃花,透亮雨珠在粉红花蕾上颤动,似乎缠绵着难舍难分的窃窃私

语。春雨潇潇,小院响起了一片悦耳的“沙沙”声,犹如暖春交响曲的前奏,唤醒了满院的小草、花木。也不让佝头缩颈了一冬的我,情不自禁地贪婪吸纳春雨的清新气息……

仲夏之夜,最难忘雨打芭蕉的“嘀笃”之声。夜阑俱寂,黄灯素笺,时而沉思,时而疾书之际,忽闻夏雨零落击打天窗,再听瓢泼阵雨叩击院中芭蕉,好一片如鼓如瑟的古乐雅韵。在这单调却富有韵味的雨声中,即使再躁动的暑热之烦,也会烟消云散。雨中,微光下,宽大的蕉叶随风摇曳着美妙的舞姿,哪怕没有聚光灯,照样在风雨乐声的伴奏下锦衣夜舞。原本不太平静的雨夜,更是让人思绪万千;爬满攀藤绿植五叶地锦的书房屋顶,因了夜雨的扑

击,整个顶棚犹如万千玉珠落在一面大鼓上,急切的雨声持续不断。雨水汇集成一泓势不可当的瀑布,倾注而下,砸在青石地砖上,发出欢快的“噼里啪啦”,每当此时,便搁笔取来一只颇有古意的收腰提水桶接水,看似储水,实为想听一种更为激越、更能醒脑提神的雨声而为之。倘若白天下雨,正逢凌霄花盛开之际,便摘来几朵橙红色的花朵放入古朴的木桶,看雨柱溅起银亮的涟漪,花红水欢,养眼养心,煞是愉悦的诗意顿时喷涌而来……

小院听雨

丁汀

七夕会那个清甜,只有自知了。深秋,几棵20年树龄的高大香樟树上,纷纷结出一串串黑珍珠般的籽粒,风起溢香,小院的空间流动着香樟的清香,令人格外神清气爽。此时落下细密的秋雨,我谓之香樟雨,从桂花树转悠到香樟树,继续仰面沐香雨,意念沉静,涤肺吐纳,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悦事!

水乡的冬雨依然滋润着院内几十棵常绿乔木,根本感受不到北方寒冬万木肃杀的景象,唯独湿冷的雨丝落在光秃的枝干上,发出单调而寂寥的“滴答”声,才意识到冬雨的寒意,下意识裹紧羽绒服。转而暗忖:冬天来了,春天也就不远啦……

趁放晴时,我得赶紧修枝剪叶,让小院的花木以新的身姿,去迎接来年的四季之雨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那个清甜,只有自知了。深秋,几棵20年树龄的高大香樟树上,纷纷结出一串串黑珍珠般的籽粒,风起溢香,小院的空间流动着香樟的清香,令人格外神清气爽。此时落下细密的秋雨,我谓之香樟雨,从桂花树转悠到香樟树,继续仰面沐香雨,意念沉静,涤肺吐纳,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悦事!

水乡的冬雨依然滋润着院内几十棵常绿乔木,根本感受不到北方寒冬万木肃杀的景象,唯独湿冷的雨丝落在光秃的枝干上,发出单调而寂寥的“滴答”声,才意识到冬雨的寒意,下意识裹紧羽绒服。转而暗忖:冬天来了,春天也就不远啦……



唐人《送神》曰:“吉祥式就,酬功载毕。亲天尊天,礼文经术。赋征令序,福流初日。神驭爱归,祠官其出。”其中的“福流”一词,是古人在辞旧迎新时祭祀神灵的祈祷语,是属于心理学的一个概念。就是说,当人们陶醉于一种超越日常现实生活、发自内心的积极快乐和主动,不需要外在奖励,就能体验到行动的快乐。完成之后,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。要认识自己、接纳自己、清楚地觉察到蕴藏在内心的无限潜能,转烦恼为智慧,拥抱生命的福流。如此可以有效突破生命中遇到的瓶颈,找到生命的力量!